

喜欢反反复复，唱一支歌

《男孩和女孩》是一部向青春致敬的「青春之歌」



《男孩和女孩》
小海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6年2月

“男孩和女孩”，看上去十分普通，但却是一个很有想象力也容易激发读者想象力的诗集名称，我想许多人读到这本书，恐怕首先要被诗集的名字所吸引。

小海的诗歌中自然也有许多男孩和女孩相恋的故事，烈日炎炎，男孩和女孩一起弯腰拔草到午后；在小海的故乡北凌河的河边，情人们隔着河互相掷桃核。这些反映男人和女人、男孩和女孩之间关系的场景是多么生动。这就是由男性和女性组成的人类的日常图景，无论是在艰辛的日常劳作中，还是在快乐的休闲时光里，总是少不了男人和女人、男孩和女孩，如果没有这对关系，人类的存在也将毫无意义。

在《男孩和女孩》中，小海回到了这一永恒而基本的话题上，用诗歌的方式记录和展现男人和女人、男孩和女孩之间的一些热烈的、快乐的、痛苦的、难忘的和令人悲伤的故事。“我们结伴坐一夜的火车/第二天一早上山/再在山顶上住了一夜/你一定记住了/不是每天的太阳/都照常升起”“下一年/我和杨新去黄山/半夜里起来等着/可能雾太浓了/现在都记不起来/到底有没有看到/那一轮的日出/只记得山风好冷/我们互相搂抱着/希望太阳早点出来/温暖因疲倦和寒冷/而瑟瑟发抖的/依然青春的/两具肉身。”这样的场景似乎每个人都经历过，每个在大学时代的青春男女或许都不亦乐乎地干过类似“傻事”。即便太阳没有照常升起，即便风大寒冷，但都无法阻挡青年男女的浪漫激情。

每个人都喜欢反反复复唱一支歌，这就是青春之歌，《男孩和女孩》是一部向青春致敬的“青春之歌”。不过，在以往评论小海诗歌的文章中，我曾指出：“当大部分诗歌爱好者还沉浸在模仿‘朦胧诗’的潮流中时，小海却已孤身跋涉在现代主义的深渊中，探索诗歌新的表达途径和艺术形式。从小海的诗歌中可以发现，那时他已受到奥登、里尔克等英美‘现代派’诗，以及‘九叶派’诗歌的影响。”

小海的诗歌有抒情色彩，书写男孩和女孩，那似乎更要有抒情性，但是小海却不愿意仅仅做一个青春的“回忆者”，也不愿意简单地做一个放纵情感和宣泄情绪的“抒情诗人”。在书写男孩和女孩之间懵懂而浪漫的情感时，他仍然有意识地克制“自我”，保持着冷静反思，并更多地去发现和揭示隐藏在那些快乐背后的差异、偶然、危险、茫然、无力……“男孩和女孩/必须是/偶然加意外/才成全了世界的总和”，偶然加意外构成了整个世界，有时就是这样。

在《男孩和女孩》中，小海也用诗歌的形式讨论了社会、民族、国家等许多话题，当然，这些话题经常也是联系着男人和女人、男孩和女孩。总之，在抒情之外，小海的诗歌更多了一份反讽、哲理、寓言和荒诞的色彩，可以说，无论面对什么对象，小海始终保持着一种内在的“理性”和“冷静”，他始终带着怀疑和反思的视角看待世界上各种简单的或复杂的关系。

曾一果

书间道

逆境中的文人风骨

将当代知识人命运的抒写，推到一个高远又细密的境界

好书我读



《岁月沧桑》
钱理群
东方出版中心
2016年7月

中国历史上，文人历来以匡扶正义、安社稷为己任，这就是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近读钱理群先生沉思十年之作《岁月沧桑》，感觉他将当代知识人命运的抒写，推到一个高远又细密的境界。而这些人命运遭际与精神波澜，则体现出了逆境中的文人风骨。

这本《岁月沧桑》，是钱理群先生的“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终卷。作者选择沈从文、梁漱溟、赵树理、废名、王瑶、郭小川、邵燕祥等典型的作家、学者，在1949年至上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的生命历程为观照对象，通过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深入他们在时代的大变动中的投入、挫折、碰撞、困惑和坚守，重现了峥嵘岁月。经由本书，我们将发现全新的立体的更真实的沈从文、梁漱溟们，发现他们真实的思想、关心、尴尬和曲折，他们的大，他们的小，充分感悟其人生命运的波澜起伏。

书中，钱理群论证的核心便是知识分子的“改造”与“坚守”。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怎样接受“改造”的，被“改造”成了什么样子，坠入了怎样的精神深渊？又该如何自救？去哪里寻找精神资源？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追问，构成了钱理群对1949年之后知识分子的精神历史作一番清理和总结的动力源泉。如他选择的赵树理，当然是一个来自传统中国乡村的贤者。钱理群发现了他的困惑，还发现了他的坚守。这个“老赵”，是古燕赵之地的精神汉子，他沐浴着乡风市声走到了时代思想的前沿，然而没有人说他是贤者，过去人们只是看到了老赵的山药蛋气息。

钱理群写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与人生选择，对他们个人与政治权力之间的种种纠葛进行了探讨和分析。诸如，废名向最高领导人上书陈述自己的治国思想时，他大概没有想到这一篇没有回音的稿子，竟然在半个多世纪以后激起了巨大的回音：那种对古老儒家传统的刻骨铭心的眷恋！梁漱溟的大众形象是一个有骨气的学者，但人们却不知他是一代领袖毛泽东的真正知音。他们的相知来源于他们对于民族复兴的伟大情怀。在这一点上，梁漱溟是一个特殊的个案，没有任何其他的知识人与他相同。书中这样的人生细节，引人入胜，读来欲罢不能。

这里，与其说钱理群写知识分子的命运起伏，不如说他在回溯历史烟云的过程中，感同身受地记录着自己心灵的悸动。他对当年沈从文怀着抑郁心情，几度自杀的定论，是完全符合人物心境和历史场景的。沈从文的自戕，一方面是乡下人固有的自卑心理作祟，另一方面也是其在新旧社会交替之际极度不适应的表现。而对于诗人郭小川一度在新社会尴尬的心路演变过程，特别是他调到作家协会，陷入到官僚泥潭和派系斗争的无助局面后，钱理群更是大胆认为，是郭小川单纯、执拗的性格与外部世界的激烈碰撞，最终导致了他难言的心灵伤痛。

读完全书，感受最深的，就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探索真理，独立思考，敢于对既定观念与体制提出质疑的“坚守”精神。虽然体制、文化、人性、思维、情感、心理等诸多因素制约和影响他们，改变着他们，但是在强大的时代压力和思想迷惑之中，他们始终表现出了“中流砥柱式”的可贵精神。他们在逆境中体现的风骨，理应珍存，绝不能有半点丢失！

古滕客

高山真正的良心与门徒

大谈奉献，不像是给蓝迪的褒奖，更像是一种侮辱

悦读



《山中最后一季》
[美]埃里克·布雷姆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年8月

1996年7月21日，54岁的美国巨杉和国王峡谷国家公园巡山员蓝迪在巡逻途中失踪。此后，园方出动100名人力、5架直升机、8组搜救犬，展开前所未有的搜救行动，却一无所获。直到5年后，蓝迪的同事在一次例行巡山途中偶然发现了他的蛛丝马迹。

5年后的调查结果表明，蓝迪最后死于巡山途中的失足。蓝迪最后死亡于他所钟爱的大自然，他用自己的灵魂展现了他对大山的敬意。无法判断蓝迪曾经是否设想过自己这样的结局，但当他选择这项工作时，便注定了这种风险的存在。

开篇便抛出寻人启事的悬念，有如好莱坞大片，但是大片式营救并非本书的真正用意。为写作本书，作者前后花费8年时间，遍访蓝迪的亲人至交，阅读他留下的文字书籍，这才得以还原出一个山野之子的人生传奇。不过，与其说本书是一部以寻找巡山员蓝迪过去精神世界为主题的非虚构作品，不如说作者借此洞窥以蓝迪为代表的巡山员的群体生活状态，并走进他们共同的精神世界。

在美国优胜美地山谷中出生长大的蓝迪，在巨杉和国王峡谷国家公园服务了30年，其中28年在山里漫游。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呆在巨杉和国王峡谷国家公园并不足以准确概括蓝迪，事实上他的真正过人之处在于他对山上的一切了如指掌，对巡山员守则烂熟于心，对工作地点地貌常常能做到“一口清”——曾经有位儿童在山上失踪，正是凭借他的准确判断，直升机才找到那名失踪儿童。

蓝迪热爱高山里的一草一木，对于那些远道而来的大自然打扰者，他并非我们想象中那样苦口婆心地劝说，而是努力用自己大自然的理解与热爱结晶的感染力，去感染他人影响他人。事实上，他做得很成功，表现非常优秀，他的这些魅力甚至“传染”了他的爱人茉莉——他俩把蜜月安排在深山密林中的大自然。

以“世俗”的眼光看去，蓝迪的工作生活条件似乎算不上美好。一旦潜入深山老林，蓝迪长时间只能形单影只，以孤独为伴，饥一顿饱一顿不说，个人面临的许多艰险都只能独自面对，这些艰险既有巡山旅途之劳累，也有遭遇猛兽袭击之凶险。至于他所钟爱的值巡点，也不过是深山老林中的一栋简陋小木屋……当我们真正了解到蓝迪的工作生活时，“艰苦”二字可能很快便会在大脑中闪现。但如果仅以“艰苦”二字去评判他的工作，未免显得过于肤浅。

在我们的思维惯性下，对蓝迪这样的工作者不可避免地会打上“奉献”的标签。如果我们真是站在蓝迪的思维角度，设身处地地去走进他的生活便不难发现，大谈奉献，不像是给蓝迪的褒奖，更像是一种侮辱。在数十年的工作中他从未流露出半点反感和逃离的念头，反倒是从一开始便坚定在大山中工作的信心，而一旦离开大山便觉得浑身不自在，巡山更像是在享受一种惬意的人生。

禾刀